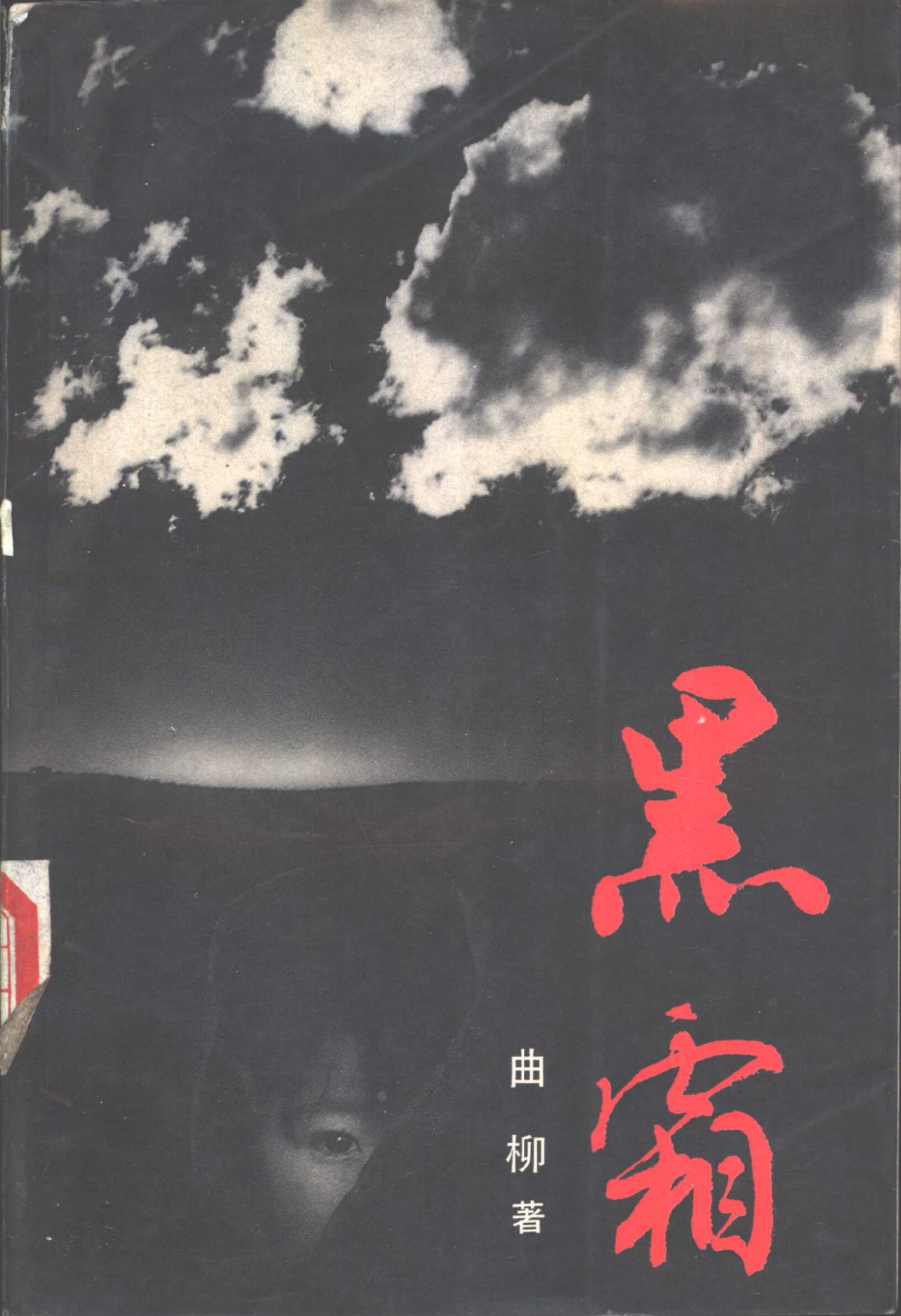




黑窗

曲柳 著

黑 霜

曲 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7

黑 霜

曲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咸阳报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大 32 开 16.75 印张 400 千字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80605—206—2/T·171

定价:16.80 元

《黑 霜》

内 容 简 介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黑云压顶的非常时期。

偏僻、贫穷的农家山村，发生着激烈的权势斗争，斗争是那样的残酷、无情，让人窒息、寒心……

娼妓出身的女人，以花貌献人，换取来夫荣妇贵，成为农村中叱咤风云人物，不管你是农家俊男，还是拥有权力的城里人，都会倾倒在她的膝下，甘心情愿为她献金，献身。

美丽、俊俏的农家少女，正在憧憬美梦之际，却突然思报父仇；在色狼的诱惑下，她被奸污失身，清醒后，愧恨交加，痛不欲生，投河自尽。

他——一个农村的丑八怪，本是光棍一条，

得势之后,更是春风得意,欲火中烧,尝尽了风流女人野味,走到了人生尽头。可悲!可叹!

书中人物纷杂,画面恢宏阔大。权势斗争此伏彼起。张德全的悲残遭遇让人痛心,张有信同李青燕的爱情悲剧更是催人泪下,字里行间充满激情。作者运用凝练的关中方言,以撼人肺腑的笔触大胆进行了突破性揭示。当您读完这部长篇巨著时,你紧揪的一颗心还会在激烈地颤动……

第一章

6

一九六四年晚秋的一天晌午，一缕辉煌的阳光从后院碧绿的树林的密密麻麻的枝杈的空间射进后窗，把后窗口花隔子的投影完完全全地印在贴窗摆放的两斗方桌上。方桌是高级油漆匠用南山生漆精工漆染的，桌面水平如镜，青光闪闪，竟照出了桌旁边坐的人的影子来。桌的南北两边放置两把桐油漆的桃红色直背椅子，椅子的面子呈正方形，中式茶盘样，边角是雕刻的各式花、草、虫、鱼、竹、梅、菊兰。椅背中心刻着一只翘首远望的梅花鹿，这鹿栩栩如生，是这室的女主人亲手绘出的，刻出样儿由巧匠雕成。北面这椅子上坐着一位五十四岁的壮年庄稼人。他四四方方的黑红脸，一把半寸长的络腮胡子，高高的鼻梁两只大而闪亮的眼睛，厚嘴唇常常紧紧抿着，中等个头，宽阔厚实的胸脯紧绷着青色的粗布夹衣，薄棉裤上挽四寸，露出一双穿麻鞋的大脚，这双脚扎扎实实地分开踩踏着地面。他双胳膊爬在方桌上，面前方桌的中心放一个四方木制手心大的旱烟盒，嘴里噙着八寸长的旱烟袋，桌边垂着一支正在燃烧的苦艾蒿火绳，鼻孔香喷喷的吮吸着干艾蒿的散发出的浓郁的芬芳，他眯缝着双眼，凝神观望桌上这么一缕阳光中的细微尘土的翻动，脑子如同这尘土一样动荡起来。

前窗一个土坑，土坑上展着一床兰色印花布被子，炕的西边是土灶，灶上左边是尺八小锅，右边大轮子锅上搭了一个七寸高的稻草圈，上盖着木锅盖，灶洞前坐着一位端端正正的四十岁的女人，她右手均匀地拉着风箱杆，左手间或向毕剥燃烧的灶洞添一把干青柴，她时而向灶洞添火，时而瞅一眼她的丈夫。她见她丈夫这会眼睛挤成一条缝，不解地问。

“今儿个啥事，看把你兴成啥样子。”

张德全悄声对老伴说：

“咳，你也许知道一点，只这一前晌就有四个人来给咱有信说媳妇，你说我能不高兴吗？他才十八岁呀。”

“怪不得呢！不要把这事给有信说，小心他分心，正是上学的学生嘛。”

“这我知道。”随着话音，两人都会意地笑了。

一阵沉默，屋内的烟味，苦艾蒿味，锅里散发出的包谷面发糕味，夹杂着从门口、窗口钻入的野菊花味，前院后院的椿树、榆树、槐树的树叶味，混合在一起，在屋内形成一股醉人的清香。和煦的阳光，给小小家庭平添一种温和、甜蜜的气氛，门前浐河传来的悦耳的潺潺声和蟋蟀小巧的歌声，在赞颂着农家小院的生活的快乐。

张德全用粗糙的右手大拇指头蛋按按因燃烧发虚的烟锅，瞅瞅曲曲折折上升的苦艾蒿的烟柱，嘴里发出细微得几乎听不见的叽咕声。他长长嘘了一口气，好象放下了千斤重担似的，浑身轻松愉快，又像重新挑起了六七十斤的担子，轻飘飘的。

他心想到：“初解放，全村百十户人家让他当村长，支援解放军打新疆、斗地主分田地、查田定产、统购统销，还要时时刻刻和老天作斗争，和浐河老龙争粮食，这一切都得他领着干，以后又搞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还得操全村的心。再以后又在大食堂管灶，整天吵吵嚷嚷，这个没吃饭，那个挨饿，都得他一个一个料理，现在集体的担子全撇了，才轻松了。家庭吗，他是二十口人的家长，大哥、二哥都在民国十八年死亡，三哥初解放进南山时跌拐了腿，留下一大群侄儿、侄女，这个要吃，那个要穿，更重要的还得供给七八个学生上学，把人也真真能累死。现在好了，大侄女，二侄女出了嫁，大侄子、二侄子结了婚，二侄子还中技毕了业，参加了大西北的地质工作，三侄、四侄已大了，成了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三年困难的第三个年头分了家，我也不想分家呀，没办法，人多口众，又是每人每月

十八斤口粮，实在再没法在一起混呀，只得分家，各奔前程。

只有我这一家差些，老的老，小的小，好在我年令还不算大，身体也还结实，三年困难时期患的浮肿病，在二侄子出钱医治的情况下也好了。只是我这独苗儿子，汉小力薄，困难时期受了亏，胳膊像麻杆一样，看来农业活将来没力干，好在这孩子聪明，读书用功，让他好好上进，以后像他二哥那样考学，在外边吃国家轻生饭去。”

他又想：“不错，我在村中有一定威信，群众不叫我名子，只叫‘村长’或是叫‘四叔’。侄子们，侄媳妇们还算乖，尊大尊小的，重活替我帮忙，二侄子一年也能给上二三十元钱，娃工资低呀，还算有良心，只是现在太穷了，家大底子薄，分家的灶具、盆盆罐罐都得一件一件买，一件一件置，一年生产队分的一点粮食，经娃他妈仔细盘算一年不缺吃的，这就好吗！要是缺吃的，拿啥买？手头一个钱也没有。只是可怜我这独苗儿子上初中没钱搭不起灶，只得从家背馍号，喝开水。不过这也有好处，他会知道日子煎难，会用心学习的。穷娃有志气呀！”

有信妈从锅中端出热气腾腾的金黄色的包谷面发糕，扣放在案上，揭去蓖麻叶代替的笼布，切成小方块，先给四方竹笼放了一笼，又扎了一罐头盒萝卜缨子作的酸江水菜也放在四方笼的一角，盖上她自己织的一大块粗布，这算是准备齐了有信一个星期的口粮。然后把一盘发糕一碟江水菜，一碗蒸馍水放在丈夫的面前。

“你爸，吃饭，吃了饭队里给河里支列石，小心迟了着。”

张德全拿起一块发糕，放到嘴边，没有吃，他问妻子道：

“给娃放够了吗？”

“够了。”

他这才吃起来，吃得那样甜，喝得那样香，他只吃了两小块馍，没有吃第三块，他把这第三块省下来放在小四方笼里，尽管他轻手轻脚，还是被妻子发现了，也被儿子发现了。

妻子从四方笼取出那一块，又放在他面前的盘子里，责怪道：

“哎呀，你这人，我给娃放的足足的，你吃你的，我知道你的饭量，两小块根本不够吃，你吃不饱，后晌咋搬得动列石？”

张德全一声不吭，还是不吃，停了一会了他才说：

“我饿一顿不要紧，晚上另吃吗！叫娃吃不饱，饿着肚子怎听课？”

有信只顾狼吞虎咽，当发现父亲不忍心吃第三块馍的情形后，走过来，把父亲面前的那一块馍很快掰碎，放在父亲的碗里，父亲望着瘦小懂事的儿子，手抖动着，筷子抖动着，嘴唇抖动着，端起碗，怎么用心也把一口馍拨不到嘴里。摆过脸去面对窗口，背对有信和妻子，两颗泪珠，在两只大眼睛眶里滚来滚去，像雨点滴在晚秋的墨黑葡萄粒上一样，水珠越聚越大，很快从眼珠上滑了下来。流过布满粗糙皱纹的面部，滴进了嘴里，渗透在心里。

一阵西风刮过，瞬间天空乌云滚滚，小屋顿时黑暗起来，淡黄的瘦小的榆树叶，细长的椿树叶钻进窗孔、楼孔、椽孔，在屋内转来转去，打着旋，张德全连打几个寒颤，牙齿磨得咯咯响。

有信妈飞快拿来一件新翻作的棉上衣，穿在德全的身上。一边说：“人老了，要注意身体，穿暖和点。”一边取来一条粗布蓝腰带，紧紧勒在丈夫的腰上。

卡嚓，卡嚓，一声炸雷从西边天空滚过来了！雷声震撼得整个房子抖动起来，百年的尘土，从楼上，从房脊梁上像枪子一样射下来，打在锅盖上、案板上、柜上、方桌上乒乓响。黄豆颗大的雨点密密麻麻，带着呼呼的吼声从天上泼了下来。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密了，这比倾盆大雨更凶。简直像是悬在空中的瀑布，直泻而下。

火红的电光，如无数个毒蛇一般挟着风暴，在空中逞疯狂狂，任意抽打着树木，多少个柳树被连根拔起，折断的，刮倒的树木横挡道路，阻塞流水。

牛马拧断僵绳，冲出生产队的饲养室，在雨中盲目地奔跑。猪跑出圈，用头撞折主人的门栓，挤在主人旁边，惊慌地东张西望。鸡飞上楼，一头钻进农家杂七杂八的放置家具的空隙，缩成一堆，一动也不敢动。

院子的水从小小的水道排不出去，只得破门而出，甚至冲墙而过。

猛然大雨停了，人们赤脚跑到门前，站在高高的岩畔上，眼前川道的情景更令人可怕了：

浐河冲垮了显得弱小低矮的河堤，横冲直撞，把眼看快吃到嘴的水稻，包谷裹走，把堤岸上的杨树、柳树几乎全部冲走，浑黄的河水像一群发疯的野牛一样肆意所为。远处的包谷几乎全部被雨水压倒了，平躺在地面。突然太阳从云缝露出像月亮一样瘦黄的脸，转眼又被乌云遮盖了。雨只是小了些，人们气愤地沮丧地回到自家的屋里，咒骂苍天，咒骂浐河，咒骂暴雨。

张德全夫妻和他同院的三哥、三侄、四侄挖开水道，把积了二尺深的水排到门前去了。

三哥德真柱着铁铤，边走边跺脚把铤摔打的满天响：“狗日的老天爷不是东西，你看多少庄稼遭踏了。如果是人的话，把他枪毙了，才解恨。”

“嗨，娃呢？”德全这才想起了张有信。

“早都走了，到学校去了。”有信母亲说。

“哎呀，不简单，这么大的雨他一点也不怕，这娃有出息，一定把学能上成。”德全不由得称赞道。

“兄弟，要儿不在多，一个顶十个，我光看中咱有信！”

“兄弟，听说工作组进村了。”

“是呀，要搞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搞运动就要整人，这次不知谁要遭殃。”

“五七年搞反右斗争，腊月 26 引镇有集，我和梁炳文一块去赶集。走在半路上他说：‘引镇可能要开公捕大会，不知谁又不得过年了’，偏偏在那天会上把他逮了。”

“逮他应该，他说反动话来，这次运动该不会冤枉好人吧！”

第二章

社教工作组说来就来，他们住在大队长梁兴胜的窑里。为什么要让他们住在这里呢？这是按梁兴胜的意图办的。梁兴胜是南庄村第二队人，他的势力在一队。一队绝大部分是贫农是他的户族。二队是南庄的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千万别小看这个二队呀，只有二十户，光老地主就有四户，大肚子中农9户，其余是贫农，从解放到现在南庄的政权一直叫二队掌握着，初解放的农会主任李振华、村长张德全就在二队，已靠边站的支部书记高怀福也在二队，再说二队的老人都有点文化，走南闯北的多，年轻男女大部分是初中文化，还有高中文化，大专文化的。用梁兴胜的话说：“我的对手在二队”

他认为这次运动的对象就在二队，二队有漏划地主、富农，二队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搞投机倒把的人。把工作组安排在二队便于工作，解决了二队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全村的最主要的问题，再则把工作组安排在自己的院子，也便于他接近牵制工作组，让他们按自己的意志办事，也让工作组越来越依靠他。

窑内靠南壁贴窗盘了一个土炕，上边铺了两床褥子，两床缎被子整齐并列地摆放着，靠北壁的门边放一张三斗桌子，两边各放一把粗糙的古式椅子，工作组黄耀庭、白永红各坐一把椅子，黄耀庭把桌上的报纸、社教文件理顺放整齐后板起脸，指示白永红说话。白永红先不开口，只把在坐的依靠对象打量了一番。

窑里两个木墩上对面坐着梁兴胜和刘红俊，梁兴胜一边香吱吱地抽着自种的旱烟，一边眼睛骨碌碌跟着黄耀庭、白永红转。刘红俊精神抖擞，时刻准备听候调遣。

赵玉贤两腿交叉斜依在炕边，绿粘胶布衫子紧紧裹住她硕长

的腰身，长辫子像黑炭一样在脑上任意盘着，白净面皮显得十分光泽，喜咪咪地把刘红俊和白永红作着比较；梁淑会两只胖手抓住赵玉贤一只手紧靠赵玉贤站着，她一会抬起头观看工作组两个人的神色，一会羞怯地低下头，丰满的胸脯在粉红的线衣下一起一伏，玫瑰色脸上沁出非常细微的汗珠，十个红手指时缓时急地翻动着赵玉贤的右手，自做的俊俏的格子呢布带鞋套住她小巧的脚。

白永红将眼光在这些人身上、脸上晃来晃去，最后落在赵玉贤和梁淑会身上。只觉得眼花缭乱，心惊胆颤，好像一条非常美丽的彩虹出现在眼前，久久不忍离去。他内心产生了由衷的惊讶：“山村竟有这等风流女子，比我那新婚妻子好八十倍，我那妻子黄白黄白的脸，细肢苗条，给人一种病态，这两位女子简直就像两朵盛开的鲜花。”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拨回眼光一本正经地说：“你们这些人，是咱们这次社教运动依靠的对象，是运动的根子。这是秘密会，出去不准给人说会议内容，要严守党的纪律。我们这次社教的任务是什么呢？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像原支部书记高怀福，整那些漏划的地主、富农，把他们整倒，给他们戴上帽子，选好新的支部班子，要让南庄政权回到贫下中农手中，让新的政权发挥战斗作用，领导全村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谁也不要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谁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就革他的命……，现在大家回去，搜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材料，搜集漏划地主、富农的材料，搜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的材料，发现问题就来汇报，我们这里整天整晚办公。我们都是阶级弟兄，阶级姐妹，不要拘束。”

永红的神态早被梁兴胜发现了，梁兴胜脸上微微笑着，心里说：“我总算发现了工作组的毛病。”会后，他投其所好地安排：“玉贤，你留着，天气越来越冷了，你给工作组把窗子糊上报纸，出门人可怜，没人操心，看他们还缺啥，尽管在我家拿，以后你在这方面多操心。”此话正说到赵玉贤心上，她脚底像生了根似的，站着不走，

还怕兴胜不说这话呢。

会散了，黄耀庭走出去熟悉地形去了。院内还站着屈生勇、梁金旺，他们不见梁兴胜的吩咐是不敢走的。梁兴胜走到院中摆摆手，“没你俩的事，出去吧，以后开会和这次一样，你俩给咱站岗放哨。”

赵玉贤在南庄是干净出了名的。她先把窑里窑外扫得干干净净后用左手端盆，右手轻巧地撒着水，撒得那么均匀，水点落在脚地上，变成无数个圆形的图案，然后又把褥子重新铺好，罩上方格单子，边铺边说：“我说你们这些男人呀，就是不会操持家务，跟俺那一口子一样，把屋里捅得脏吗古咚。我就不一样，我喜欢干净，进屋先打扫，再作活，给人一个舒适的感觉。”

“哎，说个没大小的话，我这人爱说笑，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八。”白永红在室内走来走去，眼睛总缠着她转。

“我不信，嘴上还没长胡子呀，咋能有二十八岁？”

“真的，嫂子，我咋能哄你。”他说得那么近乎。

“快不要叫嫂子，我比你小四岁，我那口子还比你小一岁。”

“你叫我咋称呼呀，还是叫嫂子吧。”

“对，对，我就喜欢人叫嫂子，你叫嫂子，嫂子给你多操心。”

她又神秘地问，眼睛俏皮地一挤。

“结婚没有？”

“结了。”

“多长时间？”

“一年”

“哎呀，公家饭难吃，才结婚一年，就跑到外边，舍下媳妇守空房，多么可惜，你们男人心真狠。”

“你媳妇长相一定挺俊吧。”

“嗯嗯嗯，还好。”他本想说比不上你，没有说出口。

“一定非常俊样，拿你这人还能娶一个丑媳妇？人长的漂亮，又有知识，难得呀。”

这时她擦净了窗格，摸上浆子，跪在床上，指使道：

“老白，拿一张干净报纸来。”

当白永红递来报纸，赵玉贤接报纸之时，两个人的手指碰在一起，白永红内心一颤：“好柔嫩的手指，”脸上出现了一阵绯红。这些咋能逃过赵玉贤的眼光呢？她只装作没发现一样。赵玉贤接过报纸跪到窗前。

白永红发现了赵玉贤黑粗布包住的臀部竟是那么的滚圆，腿长而饱满。正好一缕光线从窗空投进来，端端正正落在赵玉贤整个脸部，她粉白的脸面配上端正的鼻梁，俊俏非常，总是扑扑闪闪的眼睛是那么地勾魂。粉红湿润的嘴唇露出贪婪的色彩，他不由得想起刘红俊丑陋的面容来，青蛙皮似的脸，歪向一边的嘴，真是一棵白菜叫猪拱了。他立即警觉起来：我怎么这样品评贫下中农呢？阶级感情哪里去了？又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他又回到眼前的情景中去了。光线透过绿粘胶布衫子像透过玻璃一样，把她丰满的双乳看得清清楚楚，非常肥胖的乳房像白色灯泡一样低垂着，令人心惊肉跳。他猛然想起她的妻子，想起他妻子瘦小干瘪的乳房，细瘦的腿，一种男性饥饿的感觉晃过全身，令他一阵寒抖。赵玉贤裤腰开衩的一个钮子被粗壮的大腿绷掉了，从裤缝透出她白嫩光滑的大腿和花裤衩，此时一种激情，传遍全身，他直觉得浑身像涨潮的春水要漫溢出来，一种难以忍耐的感觉使他不能自己，他狠心跑出院子，心情才渐渐平静下来。

他失态的情形被赵玉贤发现了，她心里一喜：他必定要上我的钩，她觉得他像一条小鱼一样游到了她的鱼钩边，嘴馋地望望鱼钩，怕钩住嘴巴，一摔尾巴跑了，但跑得并不远，还想既不钩住嘴巴又能吃掉香饵。她不仅摸透了他的心思也看清了他的相貌，他细长

的脖子，堆集在一起的五官，手大的模样，虽比不上有华那样的标致的小伙，却比他的刘红俊强一百倍，再说她是负有她母亲的使命来的，她要错误地为她母亲报仇，可惜她没文化，她和有华是小学同学。没有考上中学。她认识不到为母亲报仇是错误的。她母亲是一个品德败坏的女人，在五四年曾被李振华，张德全等人送到看守所、服了三年刑。她母亲看到工作组进了村，听说要补定地主、富农成分，又估摸李振华，张德全逃不脱被订成地主、富农成分，她要借此机会报仇。她老了，风姿减了，而女儿正当好年华、且风韵绰约，借此机会接近工作组不愁仇报不成。既是这样，她赵玉贤自然抓住机会不放，只要白永红上了钩，不愁他不听她的话。她跳下床正好和返回窑的白永红碰了个满怀，她是有意的，他是无心的，她用她的酥胸用力撞击他的胸脯，并把俊脸接近他。他警惕地走向窑里，怕被梁家谁发现，怕梁家某人告到公社社教团，更怕赵玉贤告到社教团，受党纪处分，葬送一生前程，但又一想，眼前的口福不享，太傻了，只要她主动、她也不会告的，再说他比她的丈夫好得远。当他和她相撞时，他发现赵玉贤，足有1米七高、和他的个头一样，并不像他妻子那么纤小，拥抱接吻时还得曲身弯腰。赵玉贤站在窑里的暗道口，等待着，垂钓着，她对暗道的地形非常熟悉，小时她曾和有华，他们在暗道里捉迷藏。他投石问路默默贴近这个农村中的女性，玉贤她指着暗道说：“老白，这暗道直通有信家的后院，来，看看地形，说不定这东西以后还有用，当白永红走到暗道口时，赵玉贤抓住他的手腕只一拉，他们已站在了暗道里，暗道较高，能站起人。赵玉贤激动地说：“这里真好，外边看不见影子，从里向外能看得清清楚楚，”你叫我到这干啥吗？”白永红假装正经地问“你真傻。”她趁势抱住白永红，用她的嘴在白永红的脖根上，脸上，额上轻轻吻着，同时两只乳房在白永红的胸上蹭来蹭去，她近而把红润的嘴按在白永红的嘴上，飞快的狂吻，她的嫩手伸进他的上衣下

边摸来摸去，直搅得他心潮滚滚，浑身颤动起来，不由得由被动，变为主动了，他紧紧搂着她，双手摸着她粗壮的大腿，滚圆的臀部，她的细腰；她抓住他的手伸进她的衬衣底下，摸在她油滑的乳房上，他向往的看到的乳房，他摸到了。他揉摸着温热的充满弹性的乳房，手心直发痒，他吻到了她的上唇和下唇，竟和河蚌一样柔软光滑。此时赵玉贤一边吻一边用熟透而野性的身子缠住他挠来挠去，用有力的大腿夹住他的一条大腿磨来磨去，在她将要把他拖住放到地上时他挣脱了，他怕现在冒然冲破禁区还为时过早，他要打有准备的仗，和社教一样。他回坐在椅子上；她也坐在另一只椅子上，扯展衣服，嘴唇啧啧地回味着，一本正经地说着挑逗话：“你真英俊，我那口子，咋能比上你，他跟猪一样笨，又没力气，让我光挨饿，个子那么小，像个丑小猴子，跟他真没意思，你以后有空到我家来，我会做一手好茶饭，给你滋补身子，我那一口子管不住我，他是门招女婿，我要他尿一点，他不敢尿两点，我妈经常不沾家，我是独庄，安静的很，谁也不会知道，你要常来，你不来我会想死的。”

白永红严肃着涨红的脸说：

“这事不准给任何人说，只有你我知道。”

“你不是找那些苦大仇深的人吗，我给你推荐一个。这可是一个黄花闺女，对她不能像对待我，动手动脚，小心招祸，嘻嘻！”